

舊唐書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六

劉

响

等修

姚崇

宋璟

姚崇本名元崇陝州破石人也父善意貞觀中任雋州都督元崇爲孝勸挽郎應下筆成章舉授濮州司倉五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機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超遷夏官侍郎又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曆初則天謂侍臣曰往者周興來俊臣等推勘詔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不以爲疑即可其奏近日周興來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以前就戮者不有冤濫耶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今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又懼遭其毒手將軍張虔勗李安靜等皆

是也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鋤兇豎朝廷又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則天大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銀千兩以賜元崇時突厥叱利元崇構逆則天不欲元崇與之同名乃改爲元之俄遷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長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請解職侍養言甚哀切則天難違其意拜相王府長史罷知政事俾獲其養其月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則天深然其言改爲春官尚書是時張易之請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苦訴元之斷停易之屢以爲言元之終不納由是爲易之所譖改爲司僕卿知政事如故使充靈武道大揔管神龍元年張柬之桓彥範等謀誅易之兄弟適會元之自軍還都遂預謀以功封梁縣侯賜實封二百戶則天移居上陽

官中宗率百官就閤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躍稱慶元之獨鳴咽流涕彥範東之謂元之曰今日豈是帝位時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曰事則天歲久乍此辭違情發於衷非忍所得昨預公誅兇逆者是臣子之常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此獲罪實所甘心無幾出爲亳州刺史轉常州刺史睿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尋遷中書令時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預朝政宋王成器爲閑廐使岐王範薛王業皆掌禁兵外議以爲不便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請令公主往就東都出成器等諸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乃上疏以元之璟等離間兄弟請加罪乃貶元之爲申州刺史再轉揚州長史淮南按察使爲政簡肅人吏立碑紀德俄除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在新豐驛召元之代郭元振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復遷紫微令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進封梁國公固辭實封乃停其舊封特賜新封一百戶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爲僧

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崇
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
救於三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心慈
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茲人令壞正法上
納其言令有司隱括僧徒以偽濫還俗者萬二千餘人開元四年
山東蝗蟲大起崇奏曰毛詩云秉彼蠹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
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蝗賊以及蠹賊此並除蝗之義也蟲
既解畏人易爲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既解飛
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承山東百姓
皆燒香禮拜設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自古有討除不得者
祇是人不用命但使齊心勦力必是可除乃遣御史分道殺蝗汴
州刺史倪若水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旣不得爲
害更深仍拒御史不肯應命崇大怒牒報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
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

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飢饉將何自安幸勿遲
迴自招悔悵若水乃行焚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
者不可勝紀時朝廷喧議皆以驅蝗爲不便上聞之復以問崇崇
曰庸儒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適權
者昔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揔盡人至相食
後秦時有蝗禾稼及草木俱盡牛馬至相噉毛今山東蝗蟲所在
流滿仍極繁息實所稀聞河北河南無多貯積儻不收穫豈免流
離事繫安危不可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陛下好生
惡殺此事請不煩出勅乞容臣出牒處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
並請削除上許之黃門監盧懷慎謂崇曰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
事外議咸以爲非又殺蟲太多有傷和氣今猶可復請公思之崇
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殺蚺其福乃降趙宣至賢也恨用其
犬孔丘將聖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蝗蟲極盛驅
除可得若其縱食所在皆空山東百姓豈擬餓殺此事崇已面經

奏定訖請公勿復爲言若救人殺蟲因緣致禍崇請獨受義不仰
關懷愼既庶事曲從竟亦不敢逆崇之意蝗因此亦漸止息是時
上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愼源乾
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然縱其子光
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由是爲時所譏時有
中書主書趙誨爲崇所親信受蕃人珍遺事發上親加鞫問下獄
處死崇結奏其罪復營救之上由是不悅其冬曲赦京城勅文特
標誨名今決杖一百配流嶺南崇自是憂懼頻面陳避相位薦宋
璟自代俄授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居月餘玄宗將幸東都而
太廟屋壞上召宋璟蘇頌問其故璟等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畢
誠不可行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
天意且停幸東都上又召崇問曰朕臨發京邑太廟無故崩壞恐
神靈誠以東行不便耶崇對曰太廟殿本是符堅時所造隋文帝
創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廟國家又因隋氏舊制歲月滋深

朽蠹而毀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既久來枯木合將摧折偶與行期
相會不是緣行乃崩且四海爲家兩京相接陛下以關中不甚豐
熟轉運又有勞費所以爲人行幸豈是無事煩勞東都百司已作
供擬不可失信於天下以臣愚見舊廟旣朽爛不堪修理望移神
主於太極殿安置更改造新廟以申誠敬車駕依前徑發上曰卿
言正合朕意賜絹二百匹令所司奉七廟神主於太極殿改新廟
車駕乃幸東都因今崇五日一叅仍入閣供奉甚承恩遇後又除
太子少保以疾不拜九年薨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獻
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仍爲遺令以誠子孫其略曰
古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鬼瞰其
室虜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無咎者
未之有也故范蠡疎廣之輩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況吾才不逮古
人而久竊榮寵位逾高而益懼恩彌厚而增憂往在中書講疾
虛憊雖終匪懈而諸務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音蒙

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俛仰之間已爲陳迹誠哉此言皆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唯自玷仍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毀莊田水碾既衆有之遞相推倚或致荒廢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以預爲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歎服昔孔丘亞聖母墓毀而不修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葬昔楊震趙咨盧植張奐皆當代英達通識今古咸有遺言屬以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貴於速朽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爲美談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於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爲忠孝以儉薄爲慳惜至今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誚可爲痛哉可爲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何煩厚葬使傷素業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復何用違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亡後可殮以常服四時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愛冠衣必不得將入棺墓紫衣玉帶足便於身念爾等勿復

違之且神道惡奢冥塗尚質若違吾處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
汝心安乎念而思之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
興造浮屠於永貴里傾竭府庫廣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
滅又齊跨山東周據關右周則多除佛法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
僧徒而依憑佛力及至交戰齊氏滅亡國既不存寺復何有修福
之報何其蔑如梁武帝以萬乘爲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豈特身
戮名辱皆以亡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國造寺太平
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張夫人等皆度人造寺音術彌街咸不免
受戮破家爲天下所笑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刀尋
段段壞火坑變成池比來緣精進得富貴長命者爲誰生前易知
尚覺無應身後難究誰見有銜且五帝之時父不葬子兄不哭弟
言其致仁壽無夭橫也三王之代國祚延長人用休息其人臣則彭
祖老聃之類皆享遐齡當此之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
齋施物之功耶宋書西域傳有名僧爲白黑論理證明白足解沉

疑宜觀而行之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仍將喻品用爲實錄抄經寫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怪可謂大惑也亦有緣亡人造像名爲追福方便之教雖則多端功德須自發心旁助寧應獲報遞相欺誑浸成風俗損耗生人無益二者假有通才達識亦爲時俗所拘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爲夫釋迦之本法爲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見女子曹終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爲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若隨齋須布施宜以吾緣身衣物充不得輒用餘財爲無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士者本以玄牝爲宗初無趨競之教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爲業勸尋老君之說亦無過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彌遠汝等勿拘鄙俗輒屈於家汝等身沒之

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云十七年重贈崇太子太保崇長子彝開元
初光祿少卿次子昇坊州刺史少子亦少而脩謹開元末為禮部
侍郎尚書右丞天寶元年右相牛仙客薨彝男闕為侍御史仙客
判官見仙客疾亟逼為仙客表請以奔及兵部侍郎盧奐為宰相
代已其妻因中使奏之玄宗聞而怒之闕決死奔出為永陽太守奐
為臨淄太守玄孫合登進士第授武功尉遷監察御史位終給事中
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後魏吏部尚書弁七代孫也
父玄撫以璟貴贈邢州刺史璟少耿介有大節博學工於文翰弱
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長安中倖臣張
易之誣構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
之說將入於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
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
必叩閤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
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璟尋遷左御史臺中丞張易之與弟昌

宗縱恣益橫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王弘泰觀占吉凶言涉不
順爲飛書所告璟庭奏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奏聞不
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
請勒就御史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必
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恐忤
旨遽宣勅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
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鞫問俄有特勅原之仍令易
之等詣璟辭謝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則法無私
也璟嘗侍宴朝堂時易之兄弟皆爲列卿位三品璟本階六品在
下座易之素畏璟妄悅其意虛位揖璟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璟曰
才劣品卑張卿以爲第一人何也當時朝列皆以二張內寵不名官
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天官侍郎鄭善果謂璟曰中丞奈何
呼五郎爲卿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若以親故當爲張五足下
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鄭善果一何懦哉其剛正皆此類也自是

易之等常欲因事傷之則天察其情貢以獲免神龍元年遷吏部侍郎中宗嘉璟正直仍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後言朝廷得失尋拜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嘗請託於璟璟正色謂之曰當今復于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王獨不見產祿之事乎俄有京兆人韋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官掖將爲禍患之漸三思諷有司奏月將大逆不道中宗特令誅之璟執奏請按其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極刑配涑嶺南而死中宗幸西京令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帶本官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姓飢餓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賦璟又拒而不與由是爲三思所擠又歷杭相二州刺史在官清嚴人吏莫有犯者中宗晏駕拜洛州長史睿宗踐祚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官又兼右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先是外戚及諸公主干預朝政請託滋甚崔湜鄭愔相次典選爲權門所制九流失敘預用兩年負闕注擬不足更置比冬選人大爲士庶所歎至是璟

與侍郎李又盧從愿等大革前弊取捨平允銓綜有敘時太平公
主謀不利於玄宗嘗於光範門內乘輦伺執政以諷之衆皆失色
璟昌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乃
與姚崇同奏請令公主就東都玄宗懼抗表請加罪於璟等乃貶
璟爲楚州刺史無幾歷魏兗冀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
督兼御史大夫尋拜國子祭酒兼東都留守歲餘轉京兆尹復
拜御史大夫坐事出爲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仍爲五府經略使
廣州舊俗皆以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
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開元初徵拜刑部尚書
四年遷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爲侍中累封廣平郡
公其秋駕幸東都次永寧之嵒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河南尹李
朝隱知頓使王怡並失於部伍上令黜其官爵璟入奏曰陛下富有
春秋方事巡狩一以墊隘致罪二臣竊恐將來人受艱弊於是遽令
捨之璟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由於下請且使

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善之俄又令璟
與中書侍郎蘇頌爲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號璟等奏曰
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之犬牙彼何足云於斯爲盛竊以
郊郊王等傍有古邑字臣等以類推擇謹件三十國名又王子先有
名者皆上有嗣字又公主邑號亦選擇三十美名皆文不害意言
足定體又令臣等別撰一佳名及一美邑號者七子均養百王至仁
今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天地之中典
有常度昔袁盎降愼夫人之席文帝貢納之愼夫人亦不以爲嫌
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故同進更不別封上章覆載無偏之德上
稱歎之七年開府儀同三司王皎卒及將築墳皎子駙馬都尉守
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謙故事其墳高五丈一尺璟及蘇頌請
一依禮式上初從之翌日又令準孝謙舊例璟等上言曰夫儉德
之恭侈惡之大高墳乃昔賢所誠厚葬實君子所非古者墓而
不墳蓋此道也凡人子於哀送之際則不以禮制爲思故周孔設齊

斬總免之差衣衾棺槨之度賢者俯就私懷不果且蒼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分區圖史所載衆人皆務奢靡而獨能革之斯所謂至孝要道也中官若以爲言則此理固可敦諭在外或云竇太尉墳甚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往日無極言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常式又貞觀中文德皇后嫁所生女長樂公主奏請儀注加於長公主魏徵諫云皇帝之姑姊爲長公主皇帝之女爲公主既有長字合高於公主若加於長公主事甚不可引漢明故事云群臣欲封皇子爲王帝曰朕子豈敢以先帝子等時太宗嘉納之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謝於徵此則乾坤輔佐之間綽有餘裕豈若韋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鄴陵禍不旋踵爲天下笑則犯顏逆耳阿意順旨不可同日而言也況今之所載預作紀綱情旣無窮故爲之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頃謂金科玉條蓋以此也比來蕃夷等輩及城市閒人遞以奢靡相高不將禮儀爲意今以后父之寵開府之榮金穴玉衣之資不憂少物高墳大寢之役不畏無人百